

新刻
正

孟子

再刻後藤點



仁12
1915
10_上



門心 12
第 1915
卷 10 止

孟子卷之十一

田中仲
善之印

朱熹集註

尚
國

告子章句上

凡二
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捲也。以人

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柷捲。

柷音杯。捲。立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柷柳。柷捲。屈木所為。若危上匪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柷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柷捲也。如將

尚
國

戕賊杞柳而以為枹捲則亦將戕賊人
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
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
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
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

湍波流激曲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

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
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鵜激而行之
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
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

反搏擊也躍跳也鵜額也水之過鵜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

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

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

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

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

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

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

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

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

以把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膠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

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抗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

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其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

心在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

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

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

孟子卷四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
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

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

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

者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

伯長也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

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

惡平聲

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
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
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蒼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

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

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

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與平聲 孟子曰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

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

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

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

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
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鑠式灼反舍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
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
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彛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自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二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論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粳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粳音牟。耨音憂。磽苦交反。粃。大麥也。耨。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

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音置。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嗜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

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

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

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

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

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

口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天來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

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

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

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

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

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

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藁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藁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

其且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惡好並去聲。梏工毒反。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魚物不長苟失其養魚物

不消長上聲山木人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且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晝之間不至若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且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

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

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ト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日暴之也我退則詭譎難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

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

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

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
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
至思接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
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
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
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
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
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
然賢人易踈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
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
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魚與熊掌皆美味
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
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
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
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
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
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

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入無秉彛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彛之良心，是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

能勿喪耳。

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泊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

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

乞人不屑也。

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噉，啣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

者，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
 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之為。並如字。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之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嗚號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夾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

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

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入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求之，則知其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

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

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信與伸同。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

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

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楸棘則為賤

場師焉

舍。上聲。櫟。音賈。楸。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櫟。梓也。皆美材也。楸。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

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

大也

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

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

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

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

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

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

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

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

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

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

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

爵也。

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

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

而已矣。

要音邀。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非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

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

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

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

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

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

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

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

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

遂以爲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

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黃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黃稗。章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黃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片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

亦必志於毅。毅古侯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毅弓之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

孟子卷之十一

孟子卷之十二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下

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

重。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

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

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

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

也何有

於如字何有木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

於岑樓

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

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

謂哉

鈞帶鈞也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

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

奚翅色重

翅與帝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

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

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

而撻其處子則得妻不撻則不得妻則

將撻之乎

紵音軫撻音婁紵反也撻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

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在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

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鴟。鴟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鴟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之行並去聲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

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雷而受

業於門

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

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

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

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

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

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

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

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

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關與彎同射食亦反

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坤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

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牼曰並反宋姓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

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

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稅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

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鈳者楚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說強恥不空說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

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

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

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洛下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

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

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在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在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隣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

為其為相與

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

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

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

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

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難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

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

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

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

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

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

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池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也。孟子雖不夫，亦未必能首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也。孟子皆善哭，髡以此譏也。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

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
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
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
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按史記孔子為
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
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
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
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
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
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
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
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
子之所為豈冕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
仁亦未嘗識賢也
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
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
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
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
曰夏昆吾商太彭宋韋
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
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
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
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

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搜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關同治去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搜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迷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軟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

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取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

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置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

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土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過糴。鄰國凶荒。不得閱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天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天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骨滑。釐音慎子名。

孟子卷四
二十九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聘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一丁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

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弁谷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

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而入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

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心也。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苦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謂主而主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殮以飯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而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

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降水降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乎執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

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

日否多聞識乎日否

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子丑問也

日其為人也好善

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日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

來告之以善

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

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

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

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

乎

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啻善言之貌君子小人送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

玉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

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

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禱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雀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日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遊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悅。舜耕歷山。二十一登庸。說築。傳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

能

曾與增同降天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之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鍊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

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

恆常也猶言人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發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

國恆亡

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出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入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繫也不以其人為繫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困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十二

孟子卷之十三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
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

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文理之所從以出者也

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捨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而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巖牆之下者

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

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

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不可求從五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内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

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

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

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

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

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

恥矣趙氏曰人能耻已之無所耻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耻辱之累矣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

耻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機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耻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耻之心也

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耻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耻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耻不能

之心如何程子曰耻其不能而為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

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

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

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在道而求利一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

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賢者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賢賢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賢賢矣。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致洽，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

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言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上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

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

歆音坎。

附，益也。韓魏音卿，富家也。歆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不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嗚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

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是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芻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其道于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

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

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

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野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

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小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平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下同。

孩提。一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

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

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

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里具其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

欲如此而已矣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

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

疾疾知去聲疾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

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

悅者也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

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蓋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

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

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

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

存焉。

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

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

焉分定故也

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

言而喻

晬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

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

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

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

辟去聲下同大他甚反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

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魚失其

時老者足以魚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

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
雞五母。雞一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
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
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
王之民。魚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
百畝

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雜彘也。趙氏曰。善
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

富也。

易。斂。皆去聲。易。治
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教。民。節
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
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
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

不仁者乎。

焉。於
度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
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
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
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
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

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

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濶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濶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

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

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

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

徒也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問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

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

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

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

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變也
糜頂。糜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

一也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一者

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

也惡為皆去聲。賊害也。為我害也。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

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隣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揚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

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

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

不為憂矣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
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
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
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軌

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辟讀作譬。軌音及。與仞同。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

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

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數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

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

悅。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音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

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篡也。

與平聲。伊尹之志。公天下以天下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上。且。陳相彭更之意同。

餐。七。丹反。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子。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不辜。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

大者奚可哉

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康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入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康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殺人。則如之何。變文而不可以私害公。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與。平聲。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惡。平聲。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

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從訢音。

與欣同。樂音洛。蹤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

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

人之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

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豕。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

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

以踐形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

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

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菴之喪

猶愈於已乎已猶也

孟子曰是猶或紼其兄之臂子謂之姑

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紼之忍反

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

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陳氏曰王子

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德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

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議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二十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叩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

自化所以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露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又。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子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天。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

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

日孳孳也。

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

為拙射。變其設率。

為去聲。設古候反。率音律。

設率。譬。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

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設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

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躍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

而不答何也

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

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

滕更有二焉

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賢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

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

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已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

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

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

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

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

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

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

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二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叛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怠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怠於親賢雖有仁良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卷之十三

孟子卷之十四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
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
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
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
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
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
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各
辭也。糜爛其民使之

戰關糜爛其血肉也。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
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皆以其所不愛及
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
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疎遠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
之矣。

春秋無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
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
此者。則有之。如
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
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各有重輕。辨而過其
實者。學者當識其
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

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一二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及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

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齒楮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

攻子後以地而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說言言懼後世之惑也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

大罪也

陳去聲制行也曰陳交貨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

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女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人

兩去聲貴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

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也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

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

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艸也若將終身

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

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果說文作嫫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

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間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

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

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
人入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

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
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

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
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于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
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
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
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
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
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
無節故也○尹氏曰二者

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
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

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
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五

民之心鄒氏曰自奏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
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

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遺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
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一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

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仁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黍稷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

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士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

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

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

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

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

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

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

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出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謂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謂按此則憎當從上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

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絲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殞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義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

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曷徑小路也踐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

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疑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

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

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

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

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

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
山曲曰嶮攫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
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
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
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
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
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
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
亦有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

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

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
義禮智天
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
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
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
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
道也無不脗合而總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
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
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
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
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俾此而抑彼也張
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

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
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真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

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二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其從於子敖則其

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令行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下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

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致外而不情揚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

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莛

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莛蘭也招膏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

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及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一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

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實者安寶失其實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

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

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括姓括

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官。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官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孟子也。慶。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尚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

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

義也。

側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

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

也。

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血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不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不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

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後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銘之也。可以

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銘之也。是皆穿踰

之類也。

銘音忝。銘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銘。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採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

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

而道存焉。

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

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以人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者。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

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同，非以干祿也。

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二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當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

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

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

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

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榱，榱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

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及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羶而切之為膾炙與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在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狷音絹不得中道至者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為

者知耻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

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

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行。去聲。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中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

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

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黷也。

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黷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

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

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音。子原。慝字。皆讀作愿。謂謹愿

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

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
 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
 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媚
 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踴踴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闔如菴人之菴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
 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
 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

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滯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狃。人皆以為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與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與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

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

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

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

知之。散素直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

孟子卷四
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
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
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
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
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
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敏。自謂已得其傳。而憂
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
見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
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
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路公文彥博題其墓
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
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

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美善治之道。以淑
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
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
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
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
道。不知所尚。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
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卷之十四大尾

寬政四年壬子初夏御免上梓

明治七戌年一月再刻

明治八年十月廿九日板権免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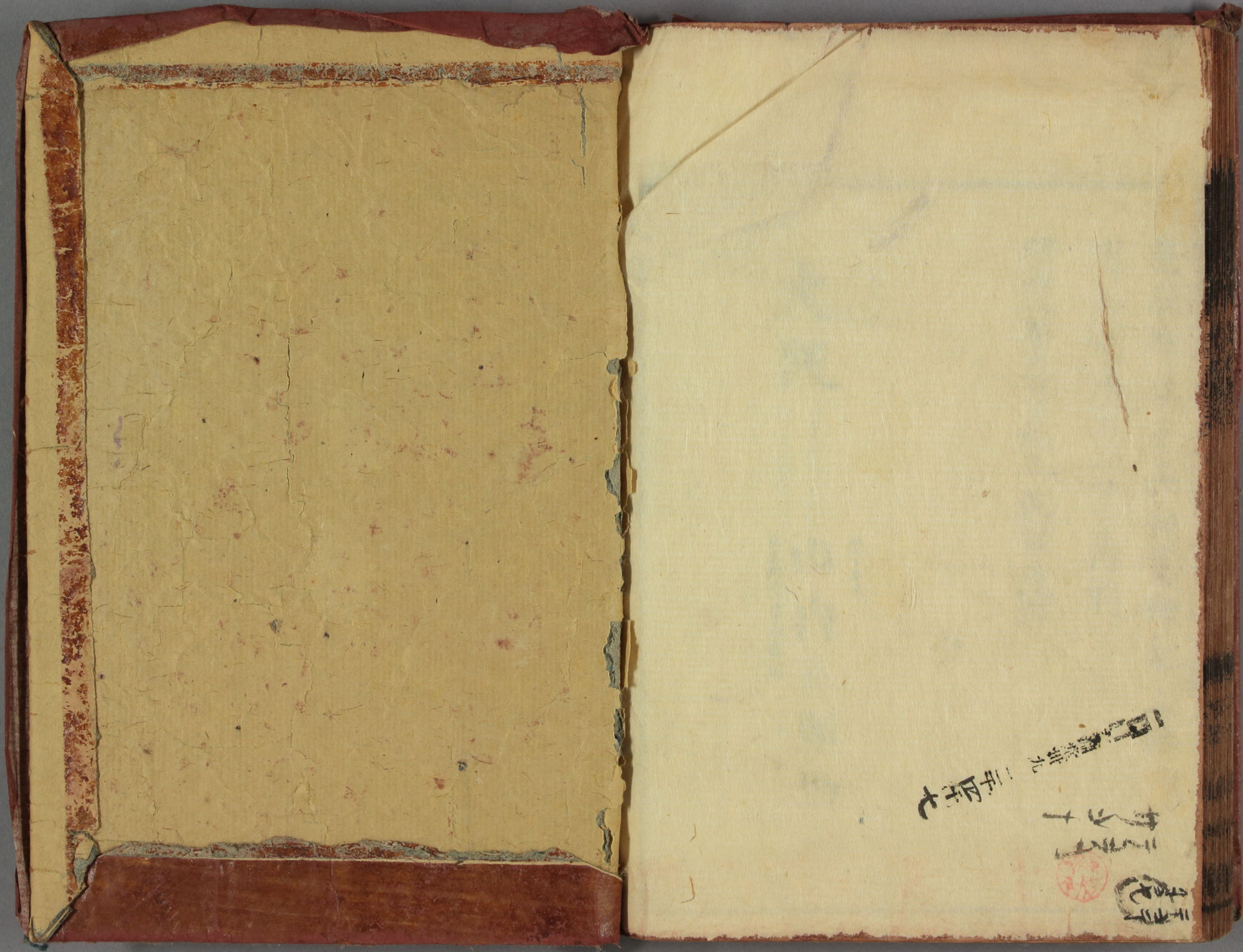
大阪

府下平民

山内五郎助

赤屋町志丁目四番地





田原
九
二
七

十
三



三
七

